

國語譜壇

Bíyíng n.

New York

黎錦熙的
國語講壇

中華書局印行

Bíyíng pàiyu kǒng

民國十年三月印刷
民國十年十一月再版行

(黎錦熙的國語講壇)全一冊

定價銀四角

編輯者 陸衣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北京天津奉天瀋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貴陽貴陽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雲南
東昌廈門邢台紅化吉安潮州西安桂林
石家莊黑龍江黑河新嘉坡

北京天津奉天瀋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貴陽貴陽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雲南
東昌廈門邢台紅化吉安潮州西安桂林
石家莊黑龍江黑河新嘉坡

中華書局

(三二七〇)

序

這本國語講壇，是我當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九月到十一月在江浙一帶演講的筆記。大都隨時在上海各報章雜志上發表過了，本來沒有再行彙刊的價值。不過承朋友們替我筆記，大家都有點兒「勞力」在裏邊，彙刊起來，也可以做做紀念。

看這講壇的諸君，請注意下列的幾條說明。

一、「言非一端，義各有當」。我這次在各處講演，多半是些隨時隨地「補偏救弊」的話。不要看作概括的主張。確定的批評。

二、講演不如辯論的切實而入微。所以十月以後，所經的地方，少講演，多開討論會。每次討論，總能彀解決幾個疑難的問題，發生幾樁改進的辦法。可惜那些筆記，一時無暇整理；只好等將來再行彙刊。

三、這講壇一共十三篇，編列分類，頗具系統，不犯重複。可是還有幾處講演，當時沒有筆記；或者筆記的稿子，沒有送給我核定，那就都沒有選入。

黎錦熙。 四，一，一〇。（一九二二）

再版附識

我從各報紙雜志上蒐集編成的這部國語講演，現在要再版了。可是黎先生寄給我一封信，說「這書不要再版了：一，因為多半是一時的應付解答的話，事過境遷，大可不必重提；二，信口說的，信筆寫的，實在沒有甚麼精確的學理；三，個人的言論主張，隨研究的進程與事勢之推移而不能不有所變遷，不是精心結撰之文，不必讓他有一年以上的生命。」我以為初版的序中，黎先生已經聲明了「是些隨時隨地補偏救弊的話」，明白的人，自然不會看作「概括的」「確定的」著作物。但是國語的推行，現在還不過一兩年工夫，交通不便的各地方，還有許多「偏」和「弊」急須「補」「救」的；這本講壇，倒很適用，所以我就把他再版了。黎先生自己縱然不滿意，但也可以看作書坊印行的一種社會教育用的通俗講稿，何如？¹

黎錦熙的國語講壇

目錄

(一) 關於概論國語的

國語三大綱及國音之五大問題

國語運動之過去與將來

統一國語中「八十分之一」的小問題

(二) 關於討論學理的

國音音素之發音部位

國語與國文

語法（廣義的）大要

附錄

詞類連書條例

ㄅ韻字表

湖濱筆談

(三) 關於國語教育的

何謂國語教育

國語教育上應當解決的問題

附錄

國語問答一束

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書

黎錦熙的國語講壇

(一) 關於概論國語的

◎ 國語三大綱及國音之五大問題（九月十六日在上海青年會）

現在有許多人把國語的觀念弄錯了，以爲教育部前年頒布的注音字母就是國語。其實國語的全部，應分爲三大綱：一。注音字母。二。詞類。三。語法。注音字母，不過是國音的符號，只占三大綱之一，那能代表國語的全部呢？而且國音這第一綱，還要分析作五個問題，方能研究得有頭緒，成條理。五個問題，就是（一）發音學。（Phonetics）（二）標準音。（三）聲韻沿革。（四）閩音字母。（五）國音教授法。因爲這些都是研究國音應該十分注意的，並且有些是現在還沒有解決的，所以叫做「國音之五大問題」。此次講演，時間有限，只能將國音的五大問題，約略說明。

(1) 發音學 發音學，就是英語所謂 Phonetics；有譯爲聲音學的，也有作語音學的，最近又有作正音學的。我此次到了上海，覺得有一件可欣幸的事：就是現在教英語的，多半拿萬國發音學符號（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來作拼音的標準。不但英語中不規則的拼法容易明白些，就是練習各字母的讀音，也得了一個明確統一而能矯正謬誤的工具。現在各書坊所出關於英語發音學的書，也漸漸的多了。注音字母三十九個，是現代人造的，不是歷史上自然傳來的；所以比無論何國的字母，都要整齊些，合理些；拼法也要簡易些，規則些。若是拿萬國發音學字母和他作一個對照表，全世界的人，只要認得發音學字母的，對於中國的國音，都可以不問而知，不學而能了。現在教育部的國語統一籌備會，打算在《國音字典》的後面，附刊一個「國音聲韻發音總圖」，就是根據發音學規定出來的：是頂要緊的一樣東西。

我且舉一個音爲例：從前傳習注音字母，對於「ㄉ」的發音，說是附有聲母的韻母；在系統上，應該是韻母「ㄚ」和聲母「ㄉ」的半音相合而成的。但是在實際上，「ㄚㄉ」等於英語的「ān」，而注音字母的「ㄉ」，却彷彿像英語的「ān」。上半近於短音的「ā」，不是加兩點的「ä」，這是不可不細辨的。若用發音學的字母來對照，「ㄉ」等於「an」，便可得「ㄉ」字母的正音，是絲毫不會錯的了。

(二)標準音 諸君以爲現在的國音，是用北京音作標準的麼？不是！北京固然是首都，但是首都的音便要「強全國以服從」，即在從前的君主專制時代，也難辦到。要知道我們現在的標準音，是服從最大多數的。不過北京地方，五方雜處，自然而然的流行一種普通話；也就自然而然的最合於這種標準音。究竟這種標準音是從何而來？我可以說個大概：東三省，黃河流域的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甘肅連帶新疆一共七省，江蘇的江北，安

徽的北部，所謂淮河流域兩半省，都是通行一種北方官話；語音實在差不多。這種北方官話的地盤，已經占了二十二行省的大半。然而還不止此；湖北，四川，貴州，廣西，雲南，江西湖南的一部分，這些地方，已經包了中部和西南，再從江浙兩省抽出南京和杭州，湊合起來，都是官話區域，叫做南方官話；語音也大體相同。統而計之，這種普通語音，實在占了中國本部五分之四的面積，本來是最容易統一的。惟有福建，廣東，浙江，安徽的徽寧，江蘇的蘇松常太，所謂東南沿海各省的地方，和這種普通音離得遠一點。我們的國音，是根據五分之四大多數地方的普通音而定的，決不是強迫大多數的地方來服從北京一隅。那麼少數地方的人，爲統一語言，便利交通，推行文化，發展國力起見，自然是應該服從大多數的了。注音字母，是表示標準音的音標。一個字有一個標準音；照着標準音讀出來，就是國音。如要曉得一切字的國音，請查國音字典。

(三) 聲韻沿革

東南沿海各省的地方，文化比北部和西南高些，交通也

比較的便利些，爲甚麼語音倒反不普通？以上海蘇州最繁富最文明之地，反要摹仿貴州廣西一帶人口稀少開化未久的地方的語音，這是甚麼緣故？想諸君是很懷疑的；我現在也可以簡單的說明幾句：原來西南各省，改土歸流，不過兩三百年間的事；所以他們通行的是近代北方政府傳播脅從的官話。除開這種官話，只有異族苗種的語言，沒有甚麼土音和方言了。東南一帶却不然。中國歷史上有兩次民族大遷徙：一次是千餘年前魏晉六朝時代的五胡亂華，一次是七八百年來遼金元清各朝北方種族陸續的侵入；都把中原的簪纓世族趕到東南一帶地方來了。他們都是帶著那時代的中原語音到東南來的；所以周秦漢的古音，漸漸的流轉保存在福建廣東；魏晉六朝隋唐的音，也就錯綜停留在江浙各處。簡括說來，土音就是古音，方言就是古語；福建廣東的語音，是周秦漢的代表；江浙的語音，是魏晉隋

唐的代表。前段所講的占有最大地盤的官話，倒是宋元以後近代語音的代表了。這種歷史的研究，是很有意味的；講到聲韻沿革，更當注重在這一點。若不劃清時代，看出變遷的痕跡，硬拿古音韻學同國音來牽強比附，或彼此互相菲薄，都是毫無道理的。

上海蘇州的土音，諸君要知道是魏晉隋唐時代的貴族從中原流傳轉變而成的音，在歷史上是很有價值的，並且六朝建都江左，人文薈萃；許多的貴族，都要保守他自己說話的鄉音，所以把聲韻弄得很複雜。中國最初的韻書，與越鬧越分歧的四聲，都是在這一帶地方發生的。廣韻這部書，（原來叫做切韻）雖然是隋朝統一南北以後在北方編成的；但一般韻學家，都說他是根據江左的音。那時江左的音最錯雜，所以廣韻分出二百零六韻來。現在國音韻母不過十二，乘以四聲，也不過四十幾韻；那時候何能多到五六倍呢？須知他是按着方音和古音，應有儘有的分配出來的；不是普通

人都能分辨清楚的。諸君想必有做過詩的；近來做詩，只用一百零六韻了；然而丟開詩韻這部書，你能彀完全記得某字在某韻，一點兒不押錯嗎？總之國音是口頭的，不是紙上的；是實際的應用品，不是文人的裝飾品。上海蘇州的人，到了現在，只好犧牲那種晉唐時代的貴族音，來學中華民國的平民話。

(四) 閩音字母 照前所說，有了國音，各地方的人都要犧牲他的土音方言，那麼土音方言，就從此消滅了麼？這也不然。身在家鄉，和家鄉人說話，誰來禁止他用土音方言！誰來強迫他一定要打官腔，說官話！並且現在的教育界，也多主張利用土音方言，使不識字的人，容易受點兒通俗教育。所以蘇州，常州，上海，杭州，寧波，福州等處，各有人擬定代表他那地方方音的音標，這種音標，叫做閩音字母。不過現在還沒有一種良好而劃一的辦法，我想最好是不另多製字母；如可就注音字母中相近的音，

便加上一個符號，這種符號，應該依於發音學規定出來；不妨仿照西文中長音短音的符號；並且要有系統，要合音理。現在教育部的國語統一籌備會，正在商議此事；等議定了，再行報告。

(五) 國音教授法 上海有幾個朋友對我說，小學校兒童的父兄，有些不願意叫他子弟來讀國語，說是學了這個物事，沒有用場。我看這是根本上有些誤會，固然要有一種割切的解釋；但是教授上若不得法，徒然苦了兒童的腦子，實在是國語教育的大阻礙。本來改國文科爲國語科的意思，第一層是要語體文普及，第二層才能說到讀音統一；緩急先後，最要看清。

所以有些學校，一時還沒有懂得注音字母的教員，儘可緩教國音，先改語體；用方音來讀國語教科書，又有甚麼妨礙？如果有了教員，自然可以依着國音來讀。但是注音字母，還是應該先授？還是過了一兩學期之後再授？現在教育界頗有爭論。不過依着法令，明定有「先授注音字母正其發音

一的條文，並且據各方面的證明和視學的報告，實在以先授爲好。然而先授須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有合宜的教授法：第一不可使兒童枯燥無味，第二不可冒頭就把四聲的分別去苦他，這兩項是最要緊的。不但兒童，就是成年的人，如果學第一個字母，就要照北京音分別四聲，咬了幾天，還是茫無把握。有位南方朋友對我說，他的朋友，熱心學習國音而上了這個當的，不知有多少了。

以上五個問題，不過粗陳梗概；詳細說來，裏面還有許多條目，許多應該討論的事情：現在不能多說了。總之：（一）發音學，是科學問題，（二）標準音，是地理問題，（三）聲韻沿革，是歷史問題，（四）和（五）都可以說是教育問題。

至於詞類和語法兩大部，將來遇有機會，我再分析爲各種問題，細加討論。這兩部實在比注音字母還重要些。現在也略說幾句大概。

譬如這講堂旁邊的「太平門」，我問諸君這上面寫的是幾個字？諸君一定要答是三個字；其實何嘗是三個字，簡直是一個字。何以呢？「太」字作過分的意思講，「平」字作平穩或平坦的意思講，合加在「門」字上，那麼「太平門」豈不要解作過於平坦的門麼？大家都知道：「太平」二字，只當平安的意思講，不能殼分析來說，那麼這兩字已經是一個字了。再進一步說，「太平門」三字也是分析不開的；因為這「太平」二字與「太平街」「太平湖」的「太平」，意思大不相同。他有一種預防危險的意思，不是說在這門中進來出去的人，可以平安通過；所以這三個字要當作一個有特種意義的名詞。舉此爲例，可以推知我們平常作文說話，所用複字的詞類很多。我們只有字典，沒有詞典；所以這些詞類，都沒有編成備查的書，以便學語學文的人來應用。現在的詞源，可算是詞典的體例了；可惜他偏重古典；常用的俗詞還嫌缺少。現在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調查古今南北的詞